

小说选刊 评选

2005 中国小说排行榜

上榜之书——阿城《西夏记》 苏童《刺心》 毕飞宇《可耻》 刘永福
——《一》 万格于《长眠》 春叶《熟味》 刁斗《午夜场最后的烟火》 徐坤
——《江山》 葛水平《林老板的枪》 梅少卿《伊克沙阔》 廖静《努力记忆的日子》 晓航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迟子建《对岸父亲有重宝》 叶广生
——《粮食战争》 梅少卿《太平狗》 陈彦松

小说选刊 评选



2005 中国小说排行榜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5 中国小说排行榜 / 《小说选刊》杂志社编. —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6.1

ISBN 7-5639-1624-5

I. 2... II. 小...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5985 号

'2005 中国小说排行榜

策 划 张 明 张秀枫
编 者 《小说选刊》杂志社
责任编辑 赵力人
特邀编辑 文 欢
封面设计 耀午书装

出 版 者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北京工业大学校内 邮编: 100022)
发 行 者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电话: 010-673923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开 本 720mm × 960mm
印 张 26.5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639-1624-5/Z · 41
定 价 35.8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 编选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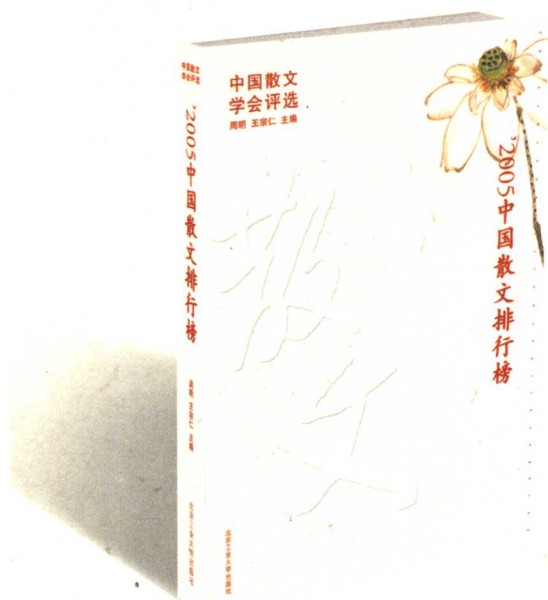
中短篇小说以其适度的阅读长度和对现实生活迅速的反映，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在这个领域里，时有实力派作家的精心之作扛鼎，并在全国评奖中获奖；也有文学新人不断涌现，以其独特的经验书写带给我们新的审美感受。因此本刊自1995年复刊以来，每年都要在月选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一套优秀作品的年选。这套书的编辑出版目前已历经十年，发行量逐渐攀升，在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和好评。

编辑出版《2005中国小说排行榜》这本书，并非想在“排行榜热”中觅得一席之地。我们编这本书的初衷，只是为了满足读者阅读小说精品的需要。在优秀作品年选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的比较和遴选，最终确定8篇中篇小说和8篇短篇小说进入本书，从而集中体现2005年度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大体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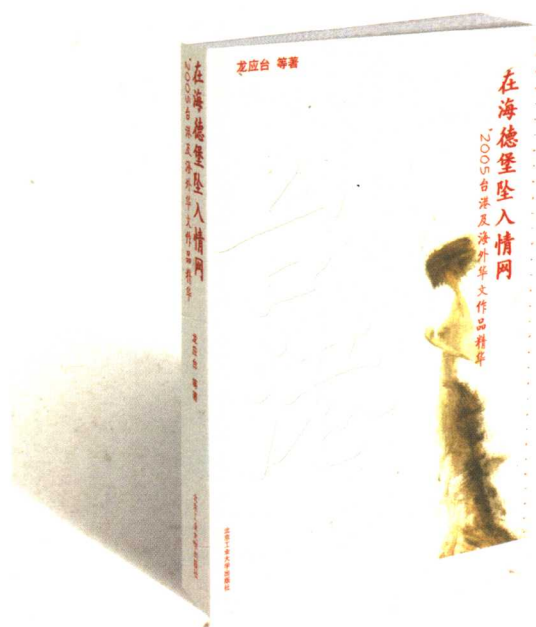
本刊每年将陆续编辑出版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小说选刊杂志社

2006年1月



《2005中国散文排行榜》
定价：29.80元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2005台港及海外华文作品精华
定价：29.80元

策 划：张 明 张秀枫
责任编辑：赵力人
特邀编辑：文 欢
封面设计：耀午书装

目 录

'2005

中国小说排行榜

短篇排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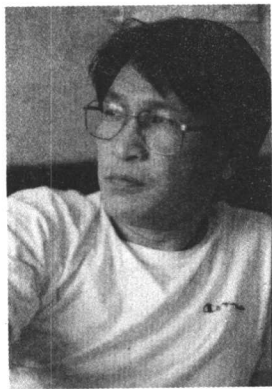
- [1] 上帝之手 阿 成
- [16] 西瓜船 苏 童
- [36] 彩 虹 毕飞宇
- [45] 创可贴 荆永鸣
- [57] 上海一夜 方格子
- [67] 取 暖 乔 叶
- [82] 韩 味 刁 斗
- [98] 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 徐 坤

中篇排行

- [112] 喊 山 葛水平
- [143] 林老板的枪 杨少衡
- [180] 伊克沙玛 萨 娜
- [215] 努力忘记的日落时分 晓 航
- [251]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迟子建
- [292] 对你大爷有意见 叶广岑
- [316] 报告政府 韩少功
- [378] 太平狗 陈应松

上帝之手

《小说选刊》2005年第2期



阿成 黑龙江人，1948年生。现为《小说林》主编。已经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出版英、法文版小说集。其短篇小说《赵一曼女士》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冯牧师叫冯约翰。沈阳人。是一个很老实的年轻人。在一九三五年的沈阳，像冯约翰这样老实的年轻人是很多的。为此我感到非常奇怪，到了二十一世纪，沈阳的这些老实人的后代怎么出了那么多狂热的球迷呢？比如在五里河足球场，当辽宁队队员飞身顶进一个球后，观众席上的沈阳球迷们简直是翻江倒海了，纸片漫天飞舞，彩带、烟火，墨西哥人浪，此起彼伏。那还是个刮着西北风的冬天呢，红鼻子哥哥和蓝鼻子弟弟正在足球场上和看台上到处乱窜呢。在那些欣喜若狂的球迷当中，有人脱光了上衣，露着肥白的大膀子，肉肚子，像日本相扑似的跳起舞蹈来了，四肢都要走形了，乐疯了。可谁能想象这些球迷竟是冯约翰式的老实人的后代呢？那些戴眼镜的人研究的《基因学》和《遗传学》，弄些彩色的小球扭麻花似的一排有意义吗？可信吗？

我曾在沈阳生活过一段时间，这里，我扼要地介绍了一下沈阳——务请沈阳的朋友不要见怪，你们也可以来写哈尔滨，欢迎全国的作家都来写哈尔滨。哈尔滨市欢迎你们。沈阳城位于浑河边，在沈河之北，古人以河之北为阳，故从元代而来称这里为沈州、沈阳卫、沈阳市。一九〇四年日

俄战争之后，牛皮的、喜欢剖腹自杀的日本人将此城改为奉天驿。一九二九年张学良把奉天又改叫沈阳市。一九三五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入侵日军立即将沈阳改回奉天。所以，一九三五年的时候这座城市不叫沈阳，叫奉天。这就像一个中国人，比如他叫阿成，假如他入了日本籍了，改肠子了，叫什么什么二郎或者什么什么九井一样。但是，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城市名又改了回来，还叫沈阳。就像阿成在日本古怪地漂了一阵子之后，又排队上飞机回国了，下了飞机，毕竟是中国人哪，于是不再叫什么什么二郎或者什么什么九井了，还叫阿成。

为了便于阅读，免得搞混了，在这篇小说里，我统称为沈阳。

在同治年间的老地图上，老沈阳城的格局像一枚外圆内方的铜钱，内城是方的，边城是圆的。天圆地方嘛。加上这里曾经是“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城”的盛京，再加上有东陵的福陵叠翠、北陵的御苑松涛、浑河晚渡、塔湾夕照、柳塘春雨、道院秋风、神碑幻影、陡山霁雪、凤楼观塔、万泉垂钓之十景，以及老边饺子、三合盛包子、顺发圆锅烙、马家烧麦、那家血肠、李连贵熏肉大饼，连同那些无处不在的伪军、留着仁丹胡的小鬼子、傻笑的疯子、晃动在刺刀上的膏药旗、哒哒哒跑的人力三轮车、成群结队的苍蝇、无数只胆怯的眼神儿等等，这就是沈阳——我曾经生活过一段儿的地方。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中我要讲的那个冯约翰牧师也生活在这里。

冯牧师从沈阳神学院毕业之后，就到沈阳基督教青年学会去任职了。那个时代，好像沈阳的专职牧师并不是太多。当然，“上帝”这方面的事情我不是太懂，特别是洋人的神就更吃不准了，我甚至都不知道从哪方面入手研究他们虚幻而又真实的精神世界。我估计是冯约翰牧师到神学会之后，先得实习一阵子，各方面的情况都熟悉一下，神父哇，仪式啊，唱诗班哪，教民哪，他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困惑啊，圣经方面的，现实生活方面的，他们为什么从这样或那样的困惑中走不出来，他们通常要忏悔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作为一个牧师应当对他们怎么讲，怎样去理论联系实际，等等。同时，还要参加一些教民的婚礼、葬礼、洗礼，要熟悉所有的程序。一句话，教民只要走进教堂，到处都是问题，而牧师的神圣职责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等到这些业务都搞清楚了，就算基本合格了，可以转正了，成为一名正式的牧师，开始独立工作了。

在上神学院之前，冯牧师是学化学的，差不多就是一名高材生了，特别是化学实验，一点就通，从不走弯路。比如做 Jouguet 法则的实验，全班只有他一个人做得完全合乎标准。其他同学不是被火药烧了眉毛，就是

被弄伤了手。但是，冯牧师恰恰在这次实验之后放弃了学业，在他的那位化学导师理查·赖特先生的影响与劝导下，开始学习基督教，并很快转到神学院去就读。所以，他是一个有知识的牧师。不过，我还是为他的改行多少有一点惋惜。我可能说话不恭敬了，一定请原谅，我对牧师的粗浅的理解就是，他们跟务实的化学家不同，化学家的任务是要推动人类的科技进步，要造大工厂，要解决失业者的就业问题，甚至还要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而牧师却是人类最好的心理医生之一，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精神领域方面的好大夫。他们主要的神圣职责是传颂上帝的美德，劝导人们弃恶从善，并成为上帝的羔羊，把苦难的人间变成天堂，冯牧师选择了后者，或许他是对的。好像上帝一直在召唤着他。

冯约翰牧师不仅是一个老实的、有知识的青年人，而且还是一个老式的阳光男孩儿。当然，阳光男孩儿并不意味着他不遭遇横祸。人生和历史一样都是曲折的、坎坷的。冯约翰牧师的个子不是太高——好像世界各国所有的牧师都是中等个儿。这是一个谜呀。的确，像姚明那么高的个子来应聘当牧师似乎也不太合适。个子太高自然就形成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虽然这跟傲不傲慢没有关系，但是，高个子的牧师会让教民心里产生一种莫名的紧张感。所以，连罗马教皇都是中等个儿。中等个儿的冯牧师横看竖看都是一个标准的牧师，没有争议的牧师。

冯牧师的弟弟冯汤姆也是一个基督徒。按说，这篇小说是没他什么事，就像单位搞郊游没有打更老头什么事一样。但是，冯约翰牧师只有这么一个亲人，不提似乎不妥。小说也应当像一个和谐的家庭一样，充满着人情味才行。结构、章法、语言、标点符号、景物描写，那是第二位的。遗憾的是，冯汤姆没有什么文化，他在儿童时期就对学习有一种抵触情绪，所以只念了二年小学就辍学了。他那副憨厚的样子、表情，忸怩和羞涩，外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一个劳动者。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信教，信教不需要大专以上的学历，教会也没这种愚蠢的硬性规定。所以，很多信徒都说，上帝之手从来是温暖的，平等的，真诚的。从这点出发，我又注意到，自从洋教进入中国之后，不少中国人都开始信奉洋教了。特别是那些被战争、贫困饥饿、疾病、恐惧、个人得失，缠绕得无法解脱的人们，宗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安宁且祥和的精神港湾。

冯约翰和冯汤姆兄弟的感情非常之好。是用心相互牵挂的手足兄弟。

年轻的冯约翰牧师是一个很整洁的人，皮鞋、帽子、衣服、指甲，搞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虽然教义上没有过多的禁忌与规定，但冯约翰不吃的东西却很多，像大蒜、辣椒、臭豆腐、大葱，总之，一切辛辣之味绝

对避而远之。不像洋牧师们还喜欢吃鱼子酱就洋葱丝儿。他不，他不希望教民皱着眉头听他布道。冯牧师最有特点的是他的头发。他的头发细细的、薄薄的，像优质的绸布一样贴在头上，而且梳得一丝不苟，经常能看见他不放心地用手“梳理”一下自己的头发。冯牧师走路也轻轻的，像一只立起来的黑色羽毛在地上一一点一点地“飘”，总是一副气定神闲、神态可掬的样子。冯牧师的眼睛不大，小豆豆似的，嘴唇厚厚的，一看就是满族人。但同时也有洋牧师的那种温文尔雅的风度——信仰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风度的。

从教堂出来的冯牧师，他的手中不是夹一本烫金的《新旧约全书》，就是夹一本欧洲历史书籍，或者一本化学书籍。既是牧师了，为什么还要看化学书籍呢？虽说他是一个牧师，但他对化学的爱好、情感始终没有丢。我听说有一个死刑犯，在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时候，他还问身边的法警，中国足球队在亚洲预选赛上是否赢了。可见，爱好的力量是巨大的、顽固的，便是死到临头也不会改变。更何况，在基督世界从事化学研究的神职人不少，并有着悠久的历史。

一九三五年的十月是中国农历的九月，是正儿八经的秋天了。不过，这对冯牧师来说是非常不幸的一年，只是他当时并不知道，没有丝毫的感觉。牧师毕竟不是先知者和预言家。天上的大雁正在高空上像战舰似的编队向南飞行，沈阳城所有的街道上落满了枯黄的叶子，风一吹，枯叶子们哗啦哗啦向前滚动几下，街边的树上又有黄叶子旋落下来，之后它们就一动不动了。沈阳城的杨树和柳树最多，所以大部分是杨树和柳树的落叶。一九三五年的沈阳城，已经沦陷了，正在侵华日军的统治之下。但是，秋季里的沈阳城依旧是美丽的，特别是满城，“咱、咱”的沈阳土话，简直像金黄色的苦菜花一样灿烂而迷人。其实，沈阳骨子像一道珍贵的菜，需要静下心来慢慢地品才能品出它的妙处来。

这一天黄昏，太阳移到了沈阳城的西头，红色的晚照正卡在远处的那幢锯齿状的老式厂房顶上，大雁像一队黑色的特种兵似的，从火红的夕阳之前优雅地飞过去。冯约翰牧师从教会走了出来，走出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将有一场灾难在等待着他。他回过身仔细地关好门，然后转过身来向天空仰望，他在心里说，大雁们要走啦，愿上帝赐福给它们吧，保佑这些孩子们一路平安吧。

从牧师这一举动上，我们可以看到牧师和普通人的不同。牧师毕竟是牧师，悲天悯人是他们的天性，是他们的神圣职责——这一点就决定了他们

们一生的心灵轨迹和行为方式了。对于那些年轻的牧师，他们的心中还多了一份浪漫主义的情怀。这真的像诗一样的动人。从这样的认识和感受出发，我们就能够理解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政党尊敬宗教，并允许人们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宗教的这种天人合一的美妙组合，让多灾多难的沈阳充满了诗情画意。

冯牧师住在离北陵不远的一个打扮得很洋式的小院里。不过是暂时的。这个小院是一个洋神父的，并不属于他，是洋神父临时借给冯牧师居住，神父本人去“周游”世界去了。这个神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当然，世界上很多人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但他是个神父。他认为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需要拯救的灵魂太多了。他既为一个上帝的仆人，就有责任帮助这些人，让死者安息，让生者安康。这显然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神父，有点类似中国的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毋庸置疑，这一过程肯定很漫长，他需要过几年才能回来。有冯牧师这样的人在这儿居住，简直是上帝的安排。这位洋神父的家里有很多书籍：宗教、建筑、美术、医学、风俗、政论，以及机械、化学、航海、数学、天文学，连《两大世界体系对话》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这样的书都有。神父的书几乎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差不多就是一个小型的私人藏书馆。他现在放一下书本去实践去了，幸运而年轻的冯牧师暂居在这里，毫无疑问是一种福分。他只要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在这里读上三五年书，“书海无涯苦作舟”嘛，靠寂寞而悲怆的自学就可以成才，就可以再上一个台阶，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神父了。反过来，要是换了他的那位不爱学习的、憨厚的弟弟冯汤姆居住在这里，他顶多是把神父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把花草修剪得整整齐齐而已。然后，便坐在太阳底下打瞌睡。哪儿他也不去，人老实得有点儿出奇。

冯牧师每天晚上从教堂工作回来，都骑着神父留下的那辆德国产的自行车回家。骑着车子，活动着车把，经过热闹而肮脏的北市场，经过有人撒抗日传单的十字路口，蹬过了路口之后，经过莫名其妙又无所适从的皇宫、快速地经过突然降了温度似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再缓缓地经过金店、饭馆、澡堂子、当铺、戏院、寿材铺、药铺、小人书铺，就这么一路哈着腰，晃着身子，左一下，右一下，往家的方向蹬去。秋风起了，顶风啊，踏自行车很吃力了，何况去北陵这一路大都是凸凹不平土路，正所谓“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可冯牧师他都习惯了，一切都是上帝给的，哪儿有坑哪儿有洼的，他扶着车把闭着眼睛都能顺过去。更何况北陵这一带的风景好，松树多，有名的“御苍松涛”嘛。很有一点世外桃源的意思。没有人

的时候，冯牧师还可以像普通的老百姓那样，唱两嗓子，双手撒开车把，像演杂技似的调皮地蹬几下子，没关系，没人看见。所以，并不觉得路怎样的遥远就到了。

冯牧师回到家之后，第一件事，脱下外衣拿到院子里用扫帚打扫干净，还有皮鞋。然后，回到房间里将外衣挂好，第二天好穿。接下来，简单地喝了一杯热茶——这时候他仍然没有灾难降临的预感。喝过茶后，再到院子里，将院子里的落叶扫成一堆，收到炉子里烧掉。之后，才下到木桶里用冷水洗个澡。冯约翰每天洗澡，并用手抚摸自己身体的时候，心中都有一丝丝淡淡的悲哀，他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谁给的，谁是自己的父母。教会孤儿院的嬷嬷从未告诉过他们的来历，谁是他们兄弟俩的父母，你们为什么到教会的孤儿院来，为什么他和弟弟的生日紧挨着。没有人告诉他们——或许那是一个很不幸的故事吧。

冯牧师的晚餐是由他自己做的，他会做，不过做得很简单，是热热的小白菜汤和现成的面包儿（小白菜汤里放了一点点小海米，那样味道会很鲜）。他从小就在孤儿院吃这种不中不西的食物，早就习惯了。不过，他很想和弟弟一起去吃一顿本城有名的老边饺子，只是作为牧师他绝少有这样的机会。以后吧。相信这样的事是可以办到的。

其实，就在年轻的冯牧师很投入地喝热热的小白菜汤，漫想着日后和弟弟一道去吃一顿老边饺子的时候，灾难之车已经启程了，并正在向他驶来。只是他不知道就是了。狭义地说，战争对平民而言，的确是一个未知世界。

冯牧师吃过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晚餐之后，照例端着那盏蜡烛到书房里去读书。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冯牧师像当代小资青年那样，喜欢在烛光下读书，追求那种浪漫的情调，是一九三五年的沈阳经常停电。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战争使得城市，特别是城市的郊区经常停电。冯牧师对这一切早就习以为常了，他甚至觉得在烛光下读书更能使人精力集中。当他捧着《圣经》读到“正当那时，有人将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的事，告诉了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迫害么？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的时候，蜡烛的火苗开始摇曳起来，使得冯牧师折成九十九度角的、投在墙壁上和天花板上的身影也随之晃动起来。冯牧师住的地方是郊区，通常那一带是比较安宁的，只有当日军的战车驶过时，才会令蜡烛的火苗惊恐晃动起来。如果是中国人的马车从院门前走，火苗就会安然不动。在沦陷区，蜡烛是有灵魂的。欧洲在许多神话故事都是这么讲。

蜡烛的火苗晃动着愈加厉害了，上帝的书无法读了。于是，冯牧师放下了手中的《圣经》，站起身来走到窗前，他向窗外看去。

冯牧师看到一辆日本军车径直朝自己的小院驶来。一般说，牧师都是勇敢的，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有上帝的支撑，所以，他们无所畏惧。当然，牧师的心也是宁静的、纯洁的，因为他们是上帝的使者。我们坐在电影院里，经常能从许多经典的外国影片里看到：当侵略者进入教堂时，没有一个神职人员表现得神色慌张，他们都很镇定，个个都是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

年轻的冯约翰牧师冷静地面对照射在玻璃上的刺眼的汽车灯光，那样子像一幅老式的欧洲铜版画。

日本军车在小院前停了下来，十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从车上跳了下来，并立刻包围了院子。接着，便传来了砸门声。并且能听到门外有人用日语、生硬的中国话和俄语嚷着什么。冯牧师端起了那盏蜡烛到门廊那儿去开门。

他打开门，一道手电光照在他的脸上。一个年轻的留着仁丹胡、并斜戴着一条黑色独眼眼罩的日本军官出现在冯牧师的面前。这个日本军官一亮相就像置身在话剧舞台上一样，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抓着另一只白手套，很潇洒地往那只光手上摔打着。他身上散发着很浓的、酸酸的日本清酒的味道。他的身子有点儿晃，看来他没少喝。

他用近乎于舞台腔的日语问，你——是冯约翰吗？

冯牧师懂日语，在三十年代的沈阳沦陷区，日军严令每一个中国学生都必须学日语，这是死命令。侵略军他们太着急了，恨不得在十五分钟之内就把沈阳变成日本国土——十五分钟之后，全城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全都改了，是日本人，花也是樱花，鞋也是木屐，人人都穿和服，女人的背上都背个小兜兜，家里的门全部改成纸糊的拉门了，个个都爱喝日本清酒，憋着气、咧着嘴、晃着脑袋唱日本小调，街头、车站、厅堂，到处都是鞠躬的，饭馆的幌儿，全部换上日本的那种角瓜似的白纸灯笼……千万不要以为我这是在开玩笑，这对日本侵略军而言，是一种大严肃、一个真实的目标，丝毫没有玩笑的成分。

牧师说，我就是。请问先生，您有何贵干？

毫无疑问，灾难已经来到了，而且就在冯牧师的眼前。但是，冯牧师因为是牧师，竟采取的是不承认主义的态度。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牧师是不会受到非礼的。因此，他显得镇定，很自信，始终保持着—一个牧师应有的超凡拔俗的姿态。

那个像演戏似的日本军官朝他身后的士兵挥了一下白手套，他身后的士兵立刻开始搜查房间的各个地方。

冯牧师知道，抗议是没有用的。他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被日军杀掉的抗日青年的头颅悬挂在热闹的街市上。

冯牧师把那个日本军官引到书房里，并把那盏摇曳的蜡烛重新放在桌子上。然后两个人相对坐下来。

年轻的日本军官环视一下书房之后，问，有洋酒么？

冯牧师说，对不起，没有。我不喝酒。

日本军官夸张地摊开双手说，哦，我忘了，您是个牧师，牧师是不喝酒的。我还以为神父家至少也得有几瓶不错的威士忌呢。

这个日本军官有一张娃娃脸，戴上那只黑色的眼罩，这让他那张发青的脸看上去有点滑稽。他看了看冯牧师，然后把那双穿着长筒皮靴的脚搭在书桌上。其中的一只皮鞋挑衅地搭在那本《圣经》上。那一瞬间，冯牧师突然觉得这个场面很熟悉，只是一时记不起在哪本画报上看到的了。冯牧师没想到画报上的姿态会真实地发生在神父的书房里。牧师想，也许，这一牛皮的姿势是年轻的日本军官从某本画报上学来的吧。

那个日本军官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了香烟，熟练地用手从烟盒的底部弹出一支，然后，虚叼在嘴上，用一种挺精巧的打火机，叭地点燃后，吸了起来。

那些日本宪兵在房间里乒乒乓乓地乱翻着。不少抽屉被他们抽出来后，直接就扣在了地上。房间很快就被翻个乱七八糟。

年轻的日本军官说，我自己介绍一下，我叫莆田，毕业于神户的壮士戏社。参加圣战之前，我是一个出色的电影演员。是的，真的非常出色。你看过衣笠贞之助拍摄的新感觉电影《疯狂的一页》吗？

冯牧师摇了摇头。

莆田说，那——《本能寺决战》呢？

冯牧师又摇了摇头。

沟口健二的《灵与血》总该看过了吧？

冯牧师摇了摇头。

这么说，《日俄战争实录图》就更没看过喽——

冯牧师点点头。

活见鬼了，洋酒也没有，电影也没看过，那你都知道什么呢？

冯牧师说，先生，我是个牧师。我叫……

莆田说，我知道你的名字叫冯约翰。你的弟弟叫冯汤姆。听起来，你

们兄弟像一部美国片子里的角色啊。

莆田见冯牧师皱着眉看他往桌子上弹烟灰，便说，这是樱花牌香烟，日本产的，味道挺不错的，您不来一支吗？

冯牧师说，不，谢谢。请问莆田先生，你们到这儿来究竟要干什么？

莆田问，您是这幢房子的主人吗？

冯牧师说，不是。我是替神父看管房子，暂住在这里。

莆田说，这我知道。而且我知道你这里一直挺热闹。

冯牧师说，不，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莆田说，牧师，没想到你也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你知道，沈阳的著名电影演员柴述吗？你们中国人认为他是一个天才的演员，一个爱国的演员，你也这样看吗？

冯牧师没吱声。

莆田说，作为一名日本职业演员，我认为他的演技太差了，这样的人活在世上有什么用？但是，看在同仁的份儿上，我让他自己选择死亡的方式，你不想问问他选择了哪种死亡方式吗？你看过莎士比亚的戏剧《奥赛罗》吗？在柴述最后的表演中，我扮演的是亚格……

冯牧师觉得眼前的这位浑身酒气的日本军官有些不可理喻。

莆田叹口气说，好吧，不想知道就算了。我知道牧师不是好奇的人。可是，你们教堂里的忏悔室是干什么的？难道不是出于好奇吗？

……

搜查没有任何结果，也没有洋酒。

带走！莆田命令道。

年轻的冯牧师被宪兵们带出院子。这才发现外面已经下起了雨夹雪。冯牧师在冰凉的秋雨雪之中被押上了军车。上了卡车之后，车立刻开走了。冯牧师默默地坐在卡车上。秋雨雪若想把人的衣服浇透是用不了多长时间的，很快，冯牧师的浑身上下就被浇透了。加上卡车行驶中带起的凛冽的风，他被冻得瑟瑟发抖。但冯牧师的内心仍旧是平静的。他想，他只是一个牧师。他们不会把他怎样。特别是那个坐到驾驶室去的日本军官，这个人虽然来到了中国，来到了沈阳，但他好像一直没有从日本神户的电影拍摄片场走出来，当然也没从醉酒中走出来。因此，这很可能是一场误会。演员毕竟是演员，他们不把生活与艺术这两者搞混才怪呢。在卡车上，冯牧师甚至想到了，他最终的态度是原谅莆田——因为他喝多了，再加上他是个演员。

车开出不远，卡车便陷在泥淖里了。莆田从驾驶室跳了下来，命令那几个宪兵下去推车。而冯牧师则被留在卡车上由一个士兵看守着。那个士兵将枪口直接顶着冯牧师的太阳穴上，雨水顺着枪管浸到冯牧师脸上，再由脸颊往下流。卡车在原地前前后后地晃动着。只要一不小心，枪一走火，就会将冯牧师打死。

那个宪兵小声地问，你真的没有洋酒么？

冯牧师问，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宪兵叹了一口气，不再说话了。

卡车终于驶出了泥淖，继续前行了。

进了城之后，卡车拐进了日军的宪兵队。这个地方冯牧师熟悉，他天天骑着神父的自行车从这儿路过，他经常能看到一些犯人被押进去，一些犯人又被押出来，去执行枪决。但他从未想到自己也会到这里来。冯牧师被宪兵推下卡车后，通过满是雨和雪的院子，直接被带进了刑讯室。

宪兵队的刑讯室，颇有点像一位荷兰后现代艺术家的展室，溅满血迹的墙上挂着各种匪夷所思的刑具，铁链、皮鞭，室内被分成了几个“展区”，一边是老虎凳，一边是绞架，一边是插着几根铁棒的火炉。天棚上吊着铁链。在一面墙上还有行刑人员用犯人的血书写的一首诗《满洲之恋》：“啊，辽阔的满洲大平原，你是日本军魂的凯歌，你是天皇的骄傲……”

那个年轻的日本军官莆田坐在审讯桌前，他已经脱了军装只穿了一件雪白衬衫，腰上套着一条颇宽的米色的毛线护腰。据说这是为了保护肚子以免着凉。不知道为什么，亚洲人当中，日本人最怕拉肚子，他们认为那是大病。因此，每一个侵华士兵都配备了一小盒磺胺。在一九三五年左右，磺胺被认为是治拉肚子的特效药。

冯牧师看到莆田的脖子上挂着一个木质的护身符，上面绘着一条彩色的美女蛇。这使得莆田的个人背景变得有点扑朔迷离。看来，每一个日本宪兵的出身、来历是不同的，五花八门的。

莆田的那颗不戴眼罩的黑色眼珠正在一动不动地、长久地注视着冯牧师。显然，他不是在进行研究冯牧师，这种表情只是他的一种表演而已。冯牧师觉得有点好笑，估计莆田的这一套也是从他的同行或者电影里学来的吧。冯牧师心想，他还很幼稚。但是，这儿毕竟不是舞台或者电影拍摄现场。尽管房子里的气氛被莆田的表情搞得有点荒诞，可这间刑讯室的真实性却是不容置疑的。冯约翰牧师觉得自己应当保持一个牧师的尊严，一个牧师就是在地狱里，也应当保持牧师的风度与神圣不可侵犯的姿态。

冯牧师说，先生，我想你们肯定误会了。

是吗？莆田收回了目光，然后像表演中的日本歌舞伎一样，伸出手去，懒洋洋地对那几个行刑的士兵说，把这个支那人的衣服剥光。

莆田接着说，衣服是无罪的，牧师。

年轻的冯约翰牧师除了在澡堂子，他从未在陌生人面前脱光过衣服。面对这种污辱，他高声地抗议起来，莆田先生，我是牧师，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莆田勒着嗓子，用那种古戏词道白的方式，不紧不慢地说，衣服是——而人——不是。你——是一个共产党。这我们都知道了。

尽管冯牧师极力地辩驳他不是共产党——他也不是共产党，但还是被剥光了衣服。

冯牧师赤条条地站在审讯桌前，那个年轻的日本军官很女性地掩口笑了起来，并乐不可支地做了几个开心的动作。

莆田说，说吧，谁是你的领导人。

冯牧师委屈地流下了眼泪，他说，我的确不是共产党，我是一个牧师。你们可以去问神学会，他们会证明这一点。

莆田说，我们不要再争论啦。

说着，莆田拿着一张传单开始念：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莆田问，知道这是什么吗？

牧师说，这是一支歌。

莆田说，在哪听到的，北市场吗？

牧师说，是的，那次我路过北市场，有一些年轻的学生在那儿集会，有人在集会上唱这支歌……

莆田说，牧师，我们已经知道你在现场散发过传单。你的同伙都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从事什么职业。你必须全都说出来。

说到这儿，莆田猛地站了起来，他的声音也突然高了八度，嚷道：除此之外，你没有别的选择！告诉你，冯约翰牧师，这里没有上帝，我就是这里的上帝。你必须按照我，一个日本军人，莆田上帝的意志，把一切都